

田中英光评传

——
无赖与纯情相间

[日] 南云智 著
赵方任 译

对于田中英光来说，太宰治是其唯一一成不变的支柱。
“生于此世，万分抱歉”，这是太宰治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
“生了你们，万分抱歉”，这是田中英光留给孩子们最后的话。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田中英光评传

——无赖与纯情相间

[日] 南云智 / 著
赵方任 /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田中英光评传：无赖与纯情相间 / (日) 南云智著；赵方任译 .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7

ISBN 978-7-5100-9854-3

I . ①田… II . ①南… ②赵… III . ①田中英光 (1913 ~ 1949) —评传 IV . ① K833.1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3297 号

田中英光评传——无赖与纯情相间

著 者：[日] 南云智

译 者：赵方任

责任编辑：赵鹏丽 包晓婧

装帧设计：黑白熊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100010

电 话：010-64038355 (发行) 640155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wpcbjst@vip.163.com

销 售：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mm × 1230 mm 1/16

印 张：11.5

字 数：148 千

版 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登记：01-2015-4898

ISBN 978-7-5100-9854-3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田中英光

目录

001	第一章 遗书
013	第二章 摇曳的青春
035	第三章 奔赴朝鲜半岛
059	第四章 《奥林巴斯的果实》问世
119	第五章 发虚的实际形象
153	第六章 醉汉船
171	第七章 尾声
177	作者后序

第一章 遗书



“请不要侮辱我的遗体、遗物……”

1949年11月3号，在东京下连雀黄檗宗禅林寺的太宰治墓前，一位作家用剃刀割腕自尽，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就是后来和坂口安吾、太宰治、织田作之助等人并称为“无赖派作家”而载入日本文学史的田中英光。

这一天是志贺直哉和谷崎润一郎荣获文化勋章的日子。这一天也是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子。

这一天，田中英光先去拜访了新潮社的野平健一，结果对方不在。接着，他又去拜访了住在三鹰的户石泰一，对方也不在。然后，他又去拜访了龟井胜一郎，而龟井胜一郎夫妇因为邀请太宰治的寡妻和女儿去听音乐会，还是不在。也许这就是命运的捉弄吧，想见的人见不到，傍晚，来到太宰治墓前的田中英光在吞下了300片安眠药，又喝下了3斤多的烧酒之后，割开了自己手腕的血管。

当时的周刊杂志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太宰治的墓前，一个近6尺的大汉痛苦地挣扎着。是附近的孩子们最先发现的。当住在禅林寺门前的石屋氏闻讯赶到现场、抱起大汉的时候，对方的意识还很清醒，被剃刀割开的手腕伤口也很浅。

“振作一点儿！”

“手腕子是我自己割的，你帮我包扎一下。遗书在这儿，麻烦你通知一下住在附近的新潮社的野平健一”——意识非常清醒。

看到对方没有生命危险而安下心来的石屋氏，首先把对方架到了禅林寺住持木村宜丰（时年70岁）那里，并作了适当的处置。住持看了遗书之后，知道了对方“田中英光”的身份，经过三言两语的简短交谈后才知道，对方除了割伤手腕之外，还吃了300片安眠药。大惊失色的和尚和接到通知赶过来的新潮社的野平健一一起，连忙把已经半死不活的田中英光抬到平板车上，拉到了附近的井之头医院。田中英光平时就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而且用量越来越大，已经超过了致死量20片的两倍以上，达到了50片之多。据说，当时他本人还嘟囔着“我长得大，不吃到300片死不了”。更要命的是，带到墓前的“离别酒”，除了浇在墓碑上一部分之外，他自己更是灌下了大半。6点半送到医院的时候，酒劲儿上来了，更加大了安眠药的药性，痛苦的田中英光开始耍闹起来。小泉医师又是洗胃，又是打强心针，用尽种种手段，总算让病人暂时安定下来。但是好景不长，当天晚上9点半，田中英光的情况再度恶化，终于踏上了不归路。

（《田中英光自杀之前》，《周刊东日》第46号，1949年11月16日刊）

1945年9月，即日本战败后一个月，田中英光被大学毕业后一直就职的“横滨护膜（橡胶）制造”公司以人事整理为由解雇。4年之后，他选择了自杀之路。身高180厘米、体重近80公斤的田中英光的骨灰，一个骨灰盒没能装下，结果，在葬礼上出现了并排摆放两个骨灰盒的“奇景”。

“熟虑之死”——冷笑与好奇

田中英光自杀，而且是死在自己的恩师太宰治的坟前，这在当时的文坛似乎并未让人觉得特别意外。在和自己的恩师作了最后的告别之后，“他终于还是选择了这条路”——这似乎是很多人的“共识”。当时，田中英光因长期大量服用安眠药而产生幻觉，时不时地丑态毕露，这已是文学界尽人皆知的事实。可以说，从3年前开始服用强力安眠药时起，在药物引起的自杀冲动面前，田中英光自己也早已经是听之任之了。

听说太宰治失踪的消息时，就是这种情形。1948年6月15号，吃下大量镇静剂的田中英光痛哭流涕，药劲儿还没过，又跑到了三鹰，在那里听说山崎富荣也不见了，就直奔玉川上水河，想要跳河。

然而，真正说起田中英光自杀的动机，世间便臆测四起；而对田中英光自杀本身，则几乎毫无二致地投以冷冰冰的目光。

田中英光自杀之后不久的1949年11月出版的《群像》杂志里，以座谈的方式刊载的“创作合评”可以说是其典型代表。出席座谈的是三个人：尾崎一雄、龟井胜一郎和佐佐木基一。其中的龟井胜一郎在田中英光的《奥林巴斯的果实》获得池谷奖之前，便为其写过评论，可以说是从田中英光走上写作之路时开始，便与其保持交往的一位。而龟井对田中英光的评价却相当严厉，与其说是排斥，不如说是绝望。

“我作为《奥林巴斯的果实》的读者，从田中英光的作品中看到的只

有童心，而且是一颗惯于撒娇的、不自信的、没有自我控制力的童心。而且这种感觉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

龟井所说的“童心”，用他自己的话可以解释为“运动选手特有的感伤主义和野性”。而这颗“童心”，往好的方向发挥到了极致的结果，正是《奥林巴斯的果实》，所以龟井给出了“作为青春文学，实为昭和时代的杰作”的评语。然而，对于其后的作品，龟井的评价却越来越严厉，“恶童的平庸表现。安眠药中毒后完全丧失了自我控制力，越往后语言也变得越粗暴芜杂”。也许正是因为对田中的期待格外的大，所以龟井对他的负面评价才会如此严厉吧。不仅如此，参与座谈的三个人之中，对田中英光的“自杀”表现得最为冷淡的人也正是龟井胜一郎。

下面是座谈中话题涉及田中英光自杀的原因时三个人的发言：

龟井：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源于太宰治的劣等感”，我是不大赞同的。田中还要更粗野一些。

尾崎：是啊。自杀的原因也许出人意料地并不是内在的原因。

佐佐木：是啊。没钱、没家、有病难愈，这些外在的身边的烦心事儿也许才是真正的死因。

龟井：于是就产生了“烦、费事、心累”的心理，于是就自杀了。实际上就是没有自制力。

尾崎：没有自制力啊。从各种意义上讲，还是忍耐力不足。

佐佐木：不过我觉得田中英光实在、实在是很可怜，而且是在他自杀以后突然之间就有了这种感觉……比如说退出共产党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对他心理的影响非常大，可是身边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沟通……

尾崎：也不能这么说，还是他自己有问题。

佐佐木：他自己当然有问题，但话不能这么说。就比如，虽然田中英

光也为三四流的杂志写了很多东西，但是中野重治不还是认为他正是因为无法完全堕落，才最终选择了死嘛。我觉得当时，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田中的角度替他想想，那样的话，也许田中就能够活得更安心些。说起来，也许是我们没有给田中一个文学方面的发挥空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也有责任。

龟井：不只是在文学方面，在生活方面也应该给他更多的照顾。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就是一个1米80、160斤的大婴儿。哎，那个“大块头”才是致命伤。（笑声）

不难看出，佐佐木真的是想探讨田中英光自杀的心理因素，然而，龟井的那句“那个‘大块头’才是致命伤”，虽说是在开玩笑，但在结果上，简直就是近乎鞭尸的不近人情的说法。这也许是因为龟井对田中英光的厌烦是多方面的吧，不仅仅来自于其晚期的作品，即使对其人格也觉得一无可取。

确实，这一时期，田中英光的私生活大大乖离了人世常情。

日本战败之后的失业、加入共产党、脱离共产党，然后是和连他自己也认为是“要命的女人”——路边偶遇的妓女，扯不清的爱欲生活。同时，和自己妻子的生活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每一天。而另一方面，为了逃避现实开始长期大量服用安眠药，再加上“不得不拿出作品”的精神压力，可以说，田中英光一直走在精神错乱状态的边缘。

就在对安眠药的依存症状越来越严重时，就好像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一样，一个凄惨的事件发生了。在意识错乱的状态下，因分手的话题与情人发生争执的田中英光，用菜刀刺伤了情人的下腹部。被刺伤的山崎敬子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

目光呆滞、呼吸急促、粗野地闹了起来。他买给我的、被他称为“女人心”的梳妆台也被他砸得稀烂。我感觉到了危险，但还是开始收拾玻璃碎片和桌子，这时候，突然看到田中的手伸向了厨房的菜刀架子。

“啊！那个可不行。不能动刀。快放下菜刀！”

我脑袋里一片空白，只知道这样喊着，而这个时候，他已经连钉在墙上的刀架一起抓了下来。我猛冲上去抱住他的身子，至于什么时候被刺伤的，连我自己也完全不知道。如果非要回忆当时的感觉的话，顶多是觉得右下腹部有一点儿钝钝的痛感，也许是相当亢奋的缘故吧，自己当时根本就没有在意。过了一会，觉得右腿不太听使唤，伸手一摸，才发现已经红了一大片，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被刺伤了。可田中并没有注意到，依然骑在我的身上掐我的脖子。我拼命挣扎，用一只手撩起自己的裙子，指着受伤的地方喊着：

“这儿！看这儿！”

血从内衣往外渗，他终于注意到了，显得非常吃惊，手也总算松了。趁着他手松动的机会，我连爬带跑地冲到了外面，跑到了马路上。

“我被田中刺伤了。快送我去医院！”

说完，我就晕了过去。

（山崎敬子：《被刺伤的日子》）

而田中是这样回顾当时的自己的：

这一两年，我和众多自己所爱的人离别了，自己的家庭也瓦解了，安眠药中毒，自己珍爱的女人反倒被自己伤了，因为这个被关进了拘留所，两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正是从这个时期不得不开始的近乎流浪汉般的流浪生活一直持续到了现在，这种过一年折寿十年的乱七八糟的日子，我实

在是受不了了。我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八十岁的老人，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就在这种奇妙的感觉之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爱你又恨你》，《群像》1949年11月号）

就是这样的田中英光，被世间定位为“无赖派”，投以好奇的目光。想来，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反倒是他的自杀更勾起了新闻界进一步发掘丑闻的兴致。

就说前面提到过的《周刊东日》吧，《爱与憎的地狱》《没有底线的老好人神魔俱败》《令堂知汝命》《分手费100万》等一连串发掘田中自杀“内幕”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好不热闹。

“笑话我吧，尽情嘲笑这个永远也改不好的我吧”——留下来的谜团

然而，周刊杂志一番热炒过后，留给世人的依旧是田中英光之死的谜团。

从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代背景上找原因者有之，如金子光晴。

战败后的那个残酷而不可理喻的时代，田中英光所说的那种“要命的女人”满街都是，像他一样活着的男人也并不少见，不过，这些都是到了后来才知道的事实。然而，能像他那样直到自己选择死亡为止，依然保持着一颗纯净的心的青年，却绝不多见。（中略）认为那个时代是魔鬼时代的人很多，然而，不管好与坏，和现在相比，那个战争年代似乎更可以称为“真实的时代”。认认真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既不是不登大雅之堂、却善于攫取不义之财的文士，也不是黑心黑肝、只知一心巧取豪夺的政客，而是浪荡街头的“要命的女人”和像田中英光这样的心无所依、朝不保夕的人。而压得这些人喘不过气来的，却不是那些自以为未来前景大好的“共产主义者”。也许是远远传来的、狂犬吠日般贪婪的媒体的叫嚣吧，也许是那些几乎已经爬上了祭坛、文坛的元老们吧。关于这一点，也许无人能够断言，也许是这一切纠结在一起，袭来、绑缚着人们的手足，你哭也好、牢骚满腹也好、噩梦连连也好，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从那个泥潭中挣脱出来。感觉到了自身的脆弱、意识到了自己的极限，哪怕是暂时的也好，只想把这

些都甩到天外、扔到爪哇国去。于是，“要命的女人”啊，酒啊，安眠药啊，就变得那么必要那么现实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构造，活过那个时代的人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金子光晴：《田中与神》，《田中英光全集》第四卷，《月报》，芳贺书店刊）

金子光晴从时代混乱的视角对田中英光的英年自杀表示出了理解和惋惜之情。同时，虽然只是淡淡的笔墨，却也多少代言了田中一直被文坛冷遇的愤慨。关于这一点，诗人则武三雄就曾收到过田中“不论自己怎么反复修改，出版社就是不采用”的诉苦信。则武三雄和田中因为都曾加入过朝鲜文人协会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朋友。田中在诉苦信里写道：“投稿以后却连回信都没有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作为一个作家，实在心里很苦”“缺钱、缺吃的、缺稿纸……”

（则武三雄：《朝鲜时代的田中》，《田中英光全集》第二卷，《月报》）

花田清辉认为，田中英光既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因为在那段跌宕起伏的时期，他不是作为记录者，而是作为评论者，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作为实践者，直接投入到了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花田清辉：《解说》，《田中英光选集》第二卷，月曜书房刊）不过我们不得不认为，即使这种观点正确，田中英光作为政治家的时期也是短之又短的。

关于田中英光自杀的原因还有一种观点，如写过自传体小说《党员作家》的间宫茂辅，将目光锁定在田中战后入党、离党，随后发表了暴露日本共产党内部实情的作品等一系列行为方面，认为是田中自己思想上的纠结造成了他的自杀。

田中英光既是太宰治的学生，也是经常被拿来和太宰治相比的对象。

在昭和初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太宰治扮演的是一个支援者、同情者的角色。战败后不久，他在自己故乡的青森县弘前参与了共产党的重建运动。然而，不久之后他就以“有战争的帮凶参加的活动是不值得信赖的”为由退出了。可田中英光却不同，献身般地实践，在实践中受伤，然后是失败。他的呻吟、他的绝望，都是最最真实的，在战后那个时期，他的活法毫无修饰地、真真实实地勾勒出了一个诚实、纯粹的知识分子失败的形象。田中因为无法忍受而离党，却最终没有走到反共产主义那边，他的乱醉无赖般的生活方式和自杀的选择正是最好的证明。

（间宫茂辅：《与田中英光分道扬镳》，《田中英光全集》第八卷，《月报》）

间宫茂辅是从共产党的框架中评看田中英光的，将其定位为“诚实、纯粹的知识分子”，没有走上反共之路，却在无赖癫狂之后选择了自杀。也许是间宫“党员”的身份，是他“希望田中是这样的”的愿望让他做出了这样的评语吧。但不管怎么说，这和花田清辉的观点一样，是从精神、政治追求方面做出的善意的评价。

饭田桃关于田中的作家论和作品论则敏感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氛围，明确地揭示出了当时被视为神圣无谬的日本共产党高层只不过是形式主义者 and 权力争夺者的渊薮这一事实——田中之所以会对共产党掀起反旗，是他站在劳动运动的先头，并以自己敏锐的嗅觉嗅出了“战后革命的流产”“战后民主主义的颓落”，结果，在绝望之余自尽身亡。（饭田桃：《解说》，《田中英光全集》第五卷）——似乎有点儿把田中英光的党员活动看得过重了。

另一方面，像久保田芳太郎那样从一开始就放弃寻找田中死因的评论家也是有的。“脱离共产党、和所爱的女人的离别、对世人的不信任、酒和安眠药，原因似乎可以数出很多，然而，面对和忍耐这一切的田中的灵魂却是那么的脆弱，结果可想而知。”也许只有“死者”才有资格评说“死

者”，这也许是思索田中死因时最合理的结论。最终也没有人能对他的死因给出一个让大家信服的解释。

不过，正如久保田芳太郎所说的那样，如果把上述大家分析的各种各样的田中的死因综合在一起，我们倒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田中英光的“人物像”。

笔者以为，其实田中自杀的远因还在于他的成名作《奥林巴斯的果实》。这部写于中日战争期间的“朝鲜时代”（当时朝鲜属日本统治，田中英光曾在朝鲜生活过一段时期）的作品，可以说是他“宿命”的起点。正是这部作品被文坛的认可，给田中带来了荣誉和光环，同时也揭开了他悲惨命运的序幕。

深思熟虑之后，我选择了这种方式的死亡。

请不要侮辱我的遗体、遗物……

中野重治、间宫先生，笑话我吧，尽情嘲笑这个永远也改不好的我吧。

请把我埋在太宰老师的墓旁。

丰岛与志雄先生、花田清辉先生、河上彻太郎先生，如果可能，请为我编一本选集。

稿费请转交给我的孩子。

上述遗言写在新潮社出版的《太宰治集》红色的扉页上，被供在太宰治的墓前。田中英光，这个生前被太宰治称为“文坛一大混蛋”的男人，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田中英光的死，田中英光走到死的历程，是从《奥林巴斯的果实》开始的。